

唐道绅是唐廷庚吗

——唐道绅与唐廷庚活动述略

唐 越

[摘要] 轮船招商局司事人唐道绅私设长裕泰装船行,至欠招商局水脚一万余金;又伙开栈房,倒账逾二万两,招至李鸿章命会办马建忠严办,乃至一班粤人亦遭遣散。此唐道绅向来被学界认为是唐廷庚,而唐廷庚为总办唐廷枢胞弟,唐廷枢因此背负假公济私之烙印。唯笔者揆诸史料,此唐道绅不是唐廷庚,而是家族内同房之堂弟。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证。

[关键词] 唐景星家谱;唐道绅;唐廷庚;唐家乡;招商局

[中图分类号] K820.9

作者简介:唐越,珠海博物馆,文物博物馆员 (广东珠海 519000)

光绪十一年(1885 年),马建忠向李鸿章呈文《改革招商局建议》。文中称:“唐道绅私设长裕泰装船行,退客货,先装己货,至欠水脚一万余金。又顶招商局名,伙开栈房(长发栈),双扣九五用钱,专写客票,欠一万余金……”^①此唐道绅为何许人也?马建忠并无另指,唯汪敬虞先生指出此人系唐廷庚。^②汪氏为国内最早研究唐宝臣家族之学者,其研究每每参阅中西史料,翔实准确,深为国内外学者信服。然专此一端,汪敬虞先生并没有指出其出处,却被一些学者采纳^③。笔者揆诸史料,此说并无根据。为澄清史实,特考证如下。

一、唐道绅与唐廷庚各自在家乡之活动

(一) 唐道绅之活动

因唐家唐氏谱牒散失,目前只知道唐道绅与唐廷枢同为广东省香山县唐家乡人。根据是唐家《梁氏家乘》(宣统二年版)载“十七世祖幹公……生四女。长适本乡婿唐道绅”。另据光绪十六年(1890 年)冬立之《重修花堂庙碑文》载,唐道绅曾在是次重修中“喜捐银拾大员”^④。唐家唐氏分 3 房即豪杰、森轩、子英,分 5 大字派。其中唐廷枢所属之森轩房字派有“道”字派,^⑤故唐道绅当属森

^①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第三篇,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1081 页。唯该记载行名在唐廷枢撰写之《轮船招商局第十一年帐略》上为“长源泰”。见《申报》1885 年 12 月 3 日,第 12 版。

^②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第 210 页。

^③ 如易惠莉便在其著作《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中直接将唐道绅说成了唐廷庚,见该书第 266、267 页。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亦称“总办唐廷枢设立长裕泰装船行……”见该书第 90 页。乃至同为唐家村人的唐有淦也在其《从洋行买办至民族资本家》(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5 年)中指出唐道绅为唐廷庚,见该书第 64 页。而曹凯风则在其著作《轮船招商局:官办民营企业的发端》(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中称“盛宣怀又拿广东分局唐廷庚开刀,查出他假公营私、亏空局款,立刻将他裁撤”,见该书第 95 页。

^④ 《唐家湾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编:《唐家湾碑刻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第 50 页。

^⑤ “道”字为二十世。森轩房字派诗文为“百朝扬琏利,章尚广道兴,南国宏诗礼。”但唐廷枢昆季不用“道”字,而改用“建”字。与此相同的还有唐家忠悦堂,下文所述唐秉彝即出自该房。见《唐氏宗族忠悦堂家谱》手稿本(未刊)。另见唐观挺:《唐家湾唐族资料点滴》,政协珠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珠海文史》第 22 辑,2013 年,第 147 页。

轩房,即为唐廷枢之房亲,同为第 20 世。这与郭嵩焘日记所载唐道绅为“景星从弟”^①吻合。

(二) 唐廷庚之活动

唐廷庚为唐廷枢胞弟,字建廉,号应星,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1835 年 12 月 19 日),卒于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1896 年 7 月 15 日)。唐廷庚娶妻梁氏,为本乡梁泽嘉次女,另有副妣徐州刘氏和扬州余氏。^② 光绪十一年(1885 年),以纬经堂名义参与唐家平里庙重修。^③ 光绪十二年(1886 年)五月,为筹备公产以接济团练,防御海盗,众乡贤禀请官府,请其作证,所买田产只接济团练用,以杜绝日久生弊,出现偷取契据私按、私典、私卖等情形。5 名值事中,唐廷庚居首。^④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1890 年 1 月),唐廷枢拟在黄良都(今属斗门县)筑厂取泥,制造细棉土。唐廷枢向李鸿章请准,由其胞弟候选道廷庚妥为照料,毋庸支领薪水。^⑤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唐廷庚与邑中诸同人在前山倡建大型慈善组织福善堂。^⑥

二、唐道绅与唐廷庚各自在招商局之活动

(一) 唐道绅之活动

史料所限,目前只发现唐道绅起码在光绪四年(1878 年)便已进入轮船招商局,并于 6 月 25 日至 7 月 5 日与沈松茂以该局经理人名义在《申报》发布告白,为浦东栈房招储火油。半年后,于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18 日,唐道绅独自在该报以轮船招商总局经手人名义发布《存货按银》告白,为局南北两栈房招揽生意。至 1880 年 1 月 27 日,上述《存货按银》告白中的经手人再度加入沈松茂。马建忠指责唐道绅“顶招商局名,伙开栈房”当为此事。唯唐道绅此举实乃奉会办徐润之命,因徐润见太古、怡和“两洋行均有行栈在外招揽生意,故嘱本局总司事唐道绅于上海南北二市各开一行,揽载货物,又在英、法两界各开一栈,揽载搭客,以期局船生意兴旺,足与该洋行等相抗”^⑦。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79 年 1 月 9 日),轮船招商局由盛宣怀、唐廷枢、叶廷眷、徐润、朱其诏等 5 人与陈辉庭、毕拉、唐秉彝、唐道绅等 4 人签订“承办轮船招商局合同”。这里的所谓“承办”即承包,试办两年。4 人中,唐秉彝也是唐家森轩房人,字“广良”,属第 19 世,即与字“广善”的唐廷庚父亲同辈。^⑧

光绪八年(1882 年),总办唐廷枢以“局生意日见扩充,揽载一切事宜,时与外人争竞,尤为局中要务”,而“各股商金称郑道官应前在太古洋行总理揽载诸务,与各行商往来最熟,该行船务日见兴旺”为由,乞请李鸿章“札委郑道帮办招商局,专管揽载事宜,以资臂助”。郑道官应于三月初一日(4 月 18 日)到局。^⑨ 入局伊始,郑氏即向唐廷枢提出整顿积弊颇深之招商总局。他发现“本局轮船各处上落货不如太古之快,而汕头、厦门两处耽搁愈久”,“拟请通饬各局设薄专记,各船何时进口,何时出口,行船几天,每月造报总局,以备查考。并令各船,如今早到之船要明早开,即午到之

① 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 11 册,岳麓书社 2012 年,第 72 页。

② 《唐景星家谱》,手抄本,未刊。唯据唐家《梁氏族谱》(宣统二年版,未刊),梁氏十八世泽嘉生三女,“次婿唐建業”。笔者与唐廷庚玄孙女稔熟,其父生前据其祖父荣庆即唐廷庚长子所制家谱绘有一张《唐景星家谱》世系图,在廷庚一系有“三子建廉”字样。故“業”当为“廉”之误。

③ 《唐家湾碑刻集》,第 67 页。唐纬经堂为唐廷枢设立的堂号,家族中人以此参与社会活动。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989 页。

④ 《唐家湾碑刻集》,第 41—42 页。

⑤ 见开滦档案馆档案。

⑥ 古锦其主编:《珠海市文物志》,珠海出版社 2007 年,第 285 页。

⑦ 唐廷枢:《接录轮船招商局第十一年帐略》,《申报》1885 年 12 月 3 日,第 12 版。

⑧ 《唐氏宗族忠悦堂家谱》。

⑨ 《郑观应集》下册,第 781 页。

船,明晚要开”,并称“与唐君道绅筹商,当破除情面,一一整顿”。^① 唐道绅等人所设揽载行和栈行,数年以来,“揽载货物水脚约四十余万两”,“揽载搭客亦有万人”,在抗衡洋商方面“不为无功”。唯该行栈积弊深,开销重。故至光绪九年(1883 年)底,因有十年(1884 年)三公司重订水脚合同之议,会办徐润、郑官应乃“令经手之唐道绅将该行栈分别招顶闭歇”^②。

至光绪十年(1884 年)春,李鸿章札委马建忠会办招商局。先是,正月间徐润因病请假二月,郑观应奉彭玉麟命调赴粤东,而盛宣怀则回天津。四月初,唐廷枢北上开平矿务局。五月,张鸿禄丁艰离局。故五六月间,局务由马建忠一力主持。^③ 闰五月二十三日(7 月 15 日),马氏致函盛宣怀,内有“道绅事究竟应否严办? 办则怨府,不办亦无以服众”^④。六月十一日(8 月 1 日),马氏电稟李鸿章,称“局账昨已划清,现应尊谕严追水脚押欠各款”^⑤。唐道绅所设行栈倒账逾二万两。至 1885 年 10 月 3 日,《申报》报道“提长发栈经事人梁应南讯供,交保,由总办据实申详。后李傅相又札道,着查经欠人唐道绅之职衔、籍贯,以便奏参。”^⑥

(二) 唐廷庚之活动

光绪元年(1875 年)秋,唐廷庚由盛宣怀委派,管理湖北煤铁局广州分局。^⑦ 十月,轮船招商总局成立保险招商局,唐廷庚被委为广东分局商董。^⑧ 1876 年,帮办招商局广州分局。^⑨ 同年,与唐廷枢、陈芨南、徐润等成立仁和保险公司。^⑩ 1879 年 8 月,向两广总督刘坤一请准派招商局轮船“和众”号搭客前往檀香山。^⑪ 1880 年 7 月 20 日,招商局轮“和众”号开行檀香山和旧金山,唐廷庚以局董身份随行,^⑫ 赴檀香山、旧金山、古巴等地考察,后转赴欧洲各国,历时 200 天。其间,唐廷庚还赴纽约与驻美公使陈兰彬一道与美国政府交涉“和众”号被额外征收关税一事;又考察当地船厂,为招商局订购船只。^⑬ 回国后,唐廷庚稟送《局轮搭华人到檀香山章程》,并稟请北洋兴办远洋航运,唯受多方掣肘而未果。^⑭

1881 年,唐廷庚奉命以广州分局局董身份赴越南谒见越王及各部大臣,获准在越南海防、顺安两地购地设局。翌年 6 月 15 日,双方签订 10 年合约,招商局得以在两地购置栈房。^⑮ 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82 年 1 月 15 日),奉两广总督张树声札饬,带同马复贵、黄秀玲、李春华等以运粮

① 《郑观应集》下册,第 792 页。

② 《接录轮船招商局第十一年帐略》。实际关闭时间为 1884 年 10 月。见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539 页。

③ 陈玉庆整理:《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第 431 页。

④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149 页。

⑤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21 册《电报一》,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第 217 页。

⑥ 史料阙如,目前不知唐道绅有无职衔,如何处理。只知其与一班粤人被遣散。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稟报时提到:“惟遣散一班粤人,难免怨声载道。然唐道绅等岂能复用?”见王尔敏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 年,第 34 页。

⑦ 招商局总管理处:《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1929 年,第 11 页。

⑧ 《申报》1875 年 11 月 4 日,第 5 版。

⑨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843 页。转引自《招商局史稿》(抄本)。

⑩ 《申报》1876 年 7 月 3 日,第 6 版。

⑪ 宾睦新:《轮船招商局董唐廷庚史事考述》,《唐廷枢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第 89—90 页。转引自刘坤一:《复总署(光绪五年十月初七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刘坤一遗集》第 5 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2474—2476 页。

⑫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59—60 页。

⑬ 《轮船招商局董唐廷庚史事考述》,第 92 页。转引自 The Japan Daily Mail,16 October 1880, p. 1340。

⑭ 《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 61 页。另见《李鸿章全集》第 9 册,第 260 页。

⑮ 《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 59 页。

为名前往越南刺探军情,^①并于十二月二十三日(1882年2月11日)抵达越南首都顺化。^②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年4月5日),唐廷庚返程香港。^③在越期间,唐廷庚觅得重要军情——越南与法人议立和约一本;而仍留越之随员马复贵,亦探得越南国内君臣之大略情形。至十月间,越南王密召唐廷庚至其都城密商要事。^④十一月二日(12月11日),唐廷庚赴越南顺化。^⑤光绪八年十二月二日(1883年1月10日),李鸿章电两广总督曾国荃,“请其传谕招商局员唐道廷庚,商同越南派明干大官一二人,于正杪来华备问”^⑥。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中旬,唐廷庚护送越南陪臣范慎通、阮述一干人等抵港。^⑦至月底,又奉李鸿章命护送越南官员赴沪,再转搭轮船赴津。^⑧至二月底,因“美利”船失事后局事烦,唐廷庚复被召回广东。^⑨

三、结 论

由上文可知,唐廷庚与唐道绅两人的活动没有任何重合之处。首先,他在乡娶妻为梁泽嘉次女,而唐道绅则在乡娶梁祖幹长女为妻。唐廷庚字“建廉”,而唐道绅字不详,^⑩难以认为是同一人。其次,据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三月初八日(1879年3月30日)郭氏“于景星处见唐道绅,为景星从弟”。郭氏与唐廷枢相熟,而与唐道绅则为首次见面,经介绍方知其为唐廷枢从弟,故特意注明。从弟自然不是亲弟。再据《唐景星家谱》,谱中并无唐道绅;笔者向家族后人了解,亦不知有此人。可见,唐道绅当是相隔多代的堂弟。再者,唐道绅所设行栈位于上海,而他身为“总司事”,其活动地区自当为招商局船经营范围之内之长江流域,不可能如唐廷庚般长时间在外洋。而唐廷庚捐有官衔,为候补道台,同时又为保险招商局广州分局商董及招商局广州分局帮办,相当于今天之企业高管。1880年,他远赴外洋,前往檀香山、旧金山、古巴等地考察达200天。回来后又以道员身份率马复贵、黄秀玲、李春华等赴越南刺探军情。继而,面见越南王,传达大清重臣张树声、李鸿章等人之谕令。末了,奉李鸿章命护送越南陪臣赴津,以供其备问。最后,唐道绅因倒账问题被新任会办马建忠遣散。而唐廷庚则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便以在光绪四年(1878年)运送漕粮有功获湖广总督李瀚章奏准以候选道加三品衔。^⑪唐廷庚拥有三品衔候选道这一官衔,以同为道员的马建忠断无资格直接遣散唐廷庚,而须上奏李鸿章,再由其上奏光绪皇,请将唐廷庚斥革。唯目前并没有任何文献显示唐廷庚曾遭到任何处罚。综上所述,唐道绅与唐廷庚并非同一人。

(责任编辑:黄 婷)

① 《李鸿章全集》第33册《信函五》,第126页。

②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越南请为刘永福潜置军火似可许其自向香港购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1-24-002-05-007,第512页。

③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钞寄马复贵来稟等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1-24-002-05-006,第500页。

④ 《向法使解釋中國並未派使去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1-24-005-01-006,第1161页。

⑤ 《抄送马复贵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1-24-005-01-007,第1164页。

⑥ 《李鸿章全集》第33册《信函五》,第205页。

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法国内有事遂难派使商议及越使抵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1-24-005-02-004,第1242页。

⑧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法外部不允津议并撤宝海职越使即将来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1-24-005-02-006,第1246页。

⑨ 葛兆光、郑克孟主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23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3页。

⑩ 森轩房20世为“道”字派,惟唐廷庚所属树德堂另开一派“建”字派,如同属树德堂的唐秉彝字“广良”,其长子字“建书”,次子字“建星”(见《忠悦堂家谱》,未刊)。由此可知,唐道绅不属树德堂。

⑪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34页。

Keywords: Sun Baoqi, Audit Administration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audit management, ideas

• “China Hand” Otani Kozui and modern Shanghai

Fan Hongtao(65)

Abstract: Otani Kozui was a modern Japanese religionist and explorer, as well as an active “China han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His activities and engagement in Shanghai lasted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mainly including: repeated expeditions in Shanghai from the late 1900s to in and around 1920, and dispatching of his discipl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From the 1920s to 1940s, he began to advocate being tough on China and put forward a relatively detailed colonial program during Japan’s comprehensive invasion of China. In addition, by taking the strongholds of “carefree garden” and his residence in Shanghai, he toured the garden, wrote poetry, and tasted delicious food while engaging in infiltr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so – called talent training for co – prosperity of Asia, providing support for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Keywords: Otani Kozui, Shanghai, expeditions, exploration, colonial program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hanghai Rickshaw Pullers Trade Un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entered on the 1930s

Luo Guohui(73)

Abstract: Rickshaw pullers developed into a large popula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an – driven rickshaws. They could not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and had no power to safeguard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a vulnerable group. The Shanghai Rickshaw Pullers Trade Un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ickshaw pullers, developing welfare programs for them and mediating labor disput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Shanghai, Rickshaw Pullers Trade Union, role,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extural research on the worship of the incorruptible official Fang Yuegong of the Songjiang Prefecture

Gao Wenbin(79)

Abstract: Taking Fang Yuegong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is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origin,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worship of Fang Yuegong enshrined in Jinshanwei City God Temple and Shuangque Memorial Hall of Magistrate Fang in Shanghai. Fang Yuegong was once the magistrate of Songjiang Prefecture and was later promoted to the Grand Scholar of Eastern Palace in the Chongzhen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He was well – known among his contemporari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ut was rarely known by later generations. However, the worship to him in Shanghai region was a sound proof of his influence on the local are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 and explor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his respect.

Keywords: Jinshanwei City God Temple, City God, Fang Yuego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Shanghai region

• Tang Daoshen VS Tang Tinggeng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stories of Tang Daoshen and Tang Tinggeng

Tang Yue(85)

Abstract: Tang Daoshen, the manager of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privately set up Changyutai Shipping Company, and owed the agency more than 10,000 taels of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he also co – founded a warehouse and refused to pay the loans of more than 20,000 taels. As a result, he was severely punished by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Ma Jianzhong under the order of Li Hongzhang till the group of Cantonese was disbanded. This Tang Daoshen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ang Tinggeng in the academic world. Tang Tinggeng wa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he general manager Tang Tingshu, who bore the brand of attaining private ends by abusing public position because of this.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is Tang Daoshen was not Tang Tinggeng, but a cousin of the same clan. This paper intends to demonstrate this.

Keywords: Genealogy of Tang Jingxing, Tang Daoshen, Tang Tinggeng, Tangjiaxiang Township,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me of Daming Lake

Zheng Jieyuan(89)

Abstract: Located in the downtown area of Ji’nan, Daming Lake is an important landmark of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me change process of Daming Lake after conducting textual research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Jinan. “Daming Lake” was not a commonly used name prior to the Yuan Dynasty; the “Daming Lake” in Commentary on the Water Classic is not the same lake as today’s Daming Lake; although it is same as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name of “Daming Lak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because it existed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so it was not rename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words: Daming Lake, changes of name, evolution of the lake site, *Commentary on the Water Classic*, Licheng